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文论十笺

程千帆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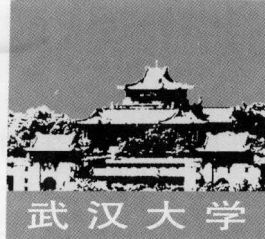
根澹葉茂 實亦聲流
山高水長 流風是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文 论 十 笺

程千帆撰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论十笺/程千帆撰.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3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06132-3

I. 文… II. 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5161 号

责任编辑: 朱凌云

责任校对: 王 建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8.5 字数: 264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6132-3/I·335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顾海良

副主任委员 胡德坤 黄 进 周茂荣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郭齐勇 顾海良

黄 进 曾令良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程千帆（1913~2000），著名中国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湖南长沙人。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文系，历任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教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工作三十余年，曾任系主任。程千帆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等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主要学术著作有《校雠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等。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出版说明

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曾于 1942 年以《文学发凡》之名刊布, 1948 年易称《文论要诠》由上海开明书店正式出版, 1983 年题曰《文论十笺》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改成简体横排之式出版, 2000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沿用此名再版, 此次因出版《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 我社根据 2000 年版本, 在力求保持全书原貌的前提下, 对一些文字与句读的明显错误做了订正。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

目 次

上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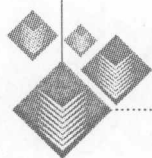
- 文学总略(论文学之界义) 章炳麟(3)
诗教上(论文学与时代) 章学诚(48)
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学与地域) 刘师培(74)
文德(论文学与道德) 章学诚(114)
质性(论文学与性情) 章学诚(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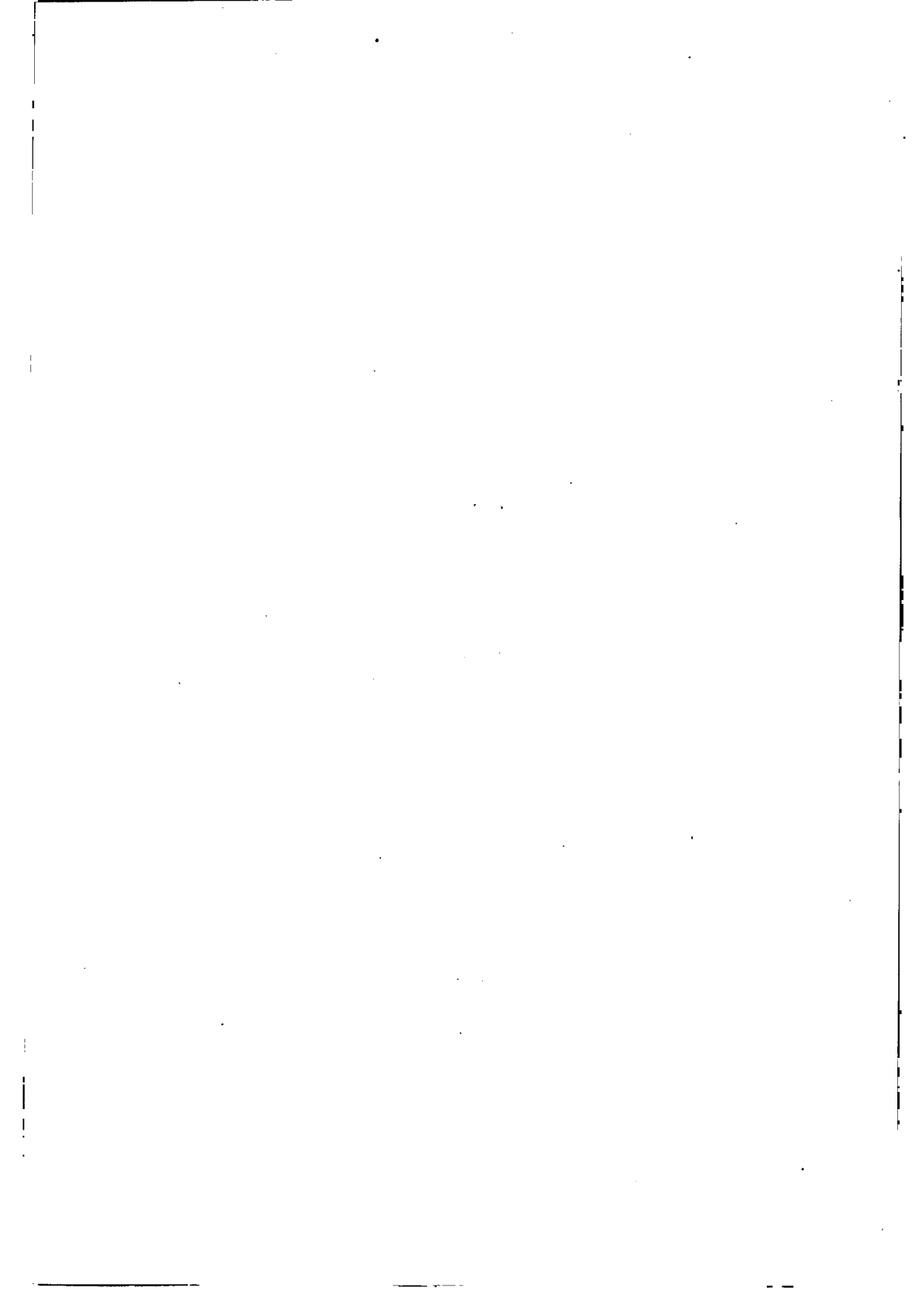
下 辑

- 文赋(论制作与体式) 陆 机(141)
诗教下(论内容与外形) 章学诚(171)
模拟(论模拟与创造) 刘知幾(188)
叙事(修辞示例) 刘知幾(211)
古文十弊(文病示例) 章学诚(256)
后记 (290)

上

辑





文学总略

(论文学之界义)

章炳麟

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1]。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彰^[2]。以作乐有阙^[3]，施之笔札^[4]，谓之章^[5]。《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6]“章，乐竟为一章。”“彰，馘也。”“彰，文彰也。”^[7]或谓文章当作彰彰，则异议自此起^[8]。《传》曰：“博学于文。”^[9]不可作彰。《雅》曰：“出言有章。”^[10]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11]。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12]。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13]。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14]。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15]此宁可书作彰彰邪^[16]？独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馘，言黼，言文，言章者^[17]，宜作彰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伸^[18]。今欲改文章为彰彰者，恶乎冲澹之辞^[19]，而好华叶之语^[20]，违书契记事之本矣^[21]。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2]盖谓不能举典礼，非欲苟润色也^[23]。《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24]，非矜其采饰也^[25]。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26]，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27]。是故推论文学^[28]，以文字为准，不以彰彰为准^[29]。今举诸家之

法，商订如左方^[30]：

- [1]文学一词，先秦已有。《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墨子·非命篇》：“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荀、韩诸子书亦有之，而其范围至广，盖一切学术或文化皆属焉。今此所指，则为文字著于竹帛之法式，其封域侔于先秦，而侈于近世抒情美文乃为文学之说。数语盖开宗明义也。
- [2]《说文》：“彰，𦏧也。”段《注》：“有部，‘𦏧，有彰彰也’。是则有彰彰谓之彰，彰与文义别，凡言文章，皆当作彰彰，作文章者，省也。文训造画，与彰义别。”又：“彡，毛饰画文也。”徐铉曰：“毛发绘饰之事。”彰从彡以表绘饰，故云采色发扬。
- [3]《说文》：“闕，事已闭门也。”《礼记·文王世子》：“有司告以乐闕。”郑《注》：“闕，终也。”
- [4]《说文》：“札，牒也。”《中庸》郑《注》：“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札，木简之薄小者也。”
- [5]《说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十。十，数之终也。”
- [6]段《注》：“错，当作造。造画者，造画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造画之一端也。造画者，文之本义，彰彰者，彰之本义，义不同也。”
- [7]此释四名为宜各别，彰彰义主绘饰，故非文学之本柢也。
-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说，引见上。
- [9]《礼记·曲礼》孔《疏》：“传谓传述为义，或亲承圣旨，或师儒相传。”《论语》即此类书，故谓之传也。引句见《雍也篇》。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博文者，《诗》、《书》、《礼》、《乐》，与凡古圣所传之遗籍是也。”吾友张涤华先生曰：“案《论衡·正说篇》云：‘《论语》者……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又《汉书·平帝纪》云：‘《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师古《注》：‘以《论语》传圣贤之言，故为之《传》。’（案：为谓通用字。）此皆释《论语》所以名《传》之故，然犹未尽。考《论语》与《孝经》、《孟子》、《尔雅》皆汉代学校诵习之书，文帝

时尝立传记博士，（见赵岐《孟子题辞》。）故当时通谓之《传》。《孝经》等三书姑不论，兹就称《论语》为传者，更举数例如次：《汉书·宣帝纪》：‘《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元帝纪》：‘《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又《刘歆传》：‘《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又《东方朔传》：‘《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此并引《论语》而皆谓之《传》。（汉人征引《论语》直称书名者，为数反极少。）知章君此处，盖用汉人旧称。”

[10]语见《诗·小雅·都人士篇》。《笺》曰：“吐口言语，又有法度文章。”

[11]见《论语·泰伯篇》。刘宝楠《正义》云：“上世人质，历圣治之，渐知礼义，至尧，舜而后文治以盛。故《尚书》独载尧以来，自授时外，复作大章之乐。又《大戴礼·五帝德》言尧事云：‘黄黼黻衣，丹车白马，伯夷主礼，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见也。”

[12]《史记·礼书》：“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宜适节文，盖即礼也。

[13]《礼记·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疏》：“八风，八方之风也。律，谓十二月之律也。乐音象八风，其乐得其度，故八风十二月律应八节而至，不为奸慝也。八风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者，迎众也。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风至。景者，大也，言阳气长养也。四十五日凉风至。凉，寒也，阴气行也。四十五日闾阖风至。闾阖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阴阳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广莫者，大莫也，开阳气也。’八节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谓昼夜百刻。昏明昼夜不失其正，故度数有常也。”从律得数，所谓乐也。

[14]陆德明《毛诗释文》：“王者施教，统有四海，歌诗之作，非止一

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么。”此篇什之义。

[15]原注：“《儒林列传》。”语亦见《汉书》。颜《注》曰：“尔雅，近正也。言诏辞雅正而深厚也。”

[16]意谓博士之议，文章以指诏书、律令，即由礼乐转移施于篇什者也，此故非主采饰，而亦称文章，则不得书作彰彰字也。邪，今通作耶。

[17]《尚书·皋陶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疏》引郑玄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谓之采，已用谓之色。”《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

[18]彰彰之于文章，乃后起字也。

[19]《荀子·非十二子篇》：“神禪其辞。”杨倞《注》：“当为冲澹。”澹，今通作淡。

[20]《论衡·超奇篇》：“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

[21]《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故书契者，始于记事，非本以采饰也。

[22]《春秋》襄二十五年《左传》记郑入陈，子产献捷于晋，晋不能难，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23]《传》载：“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阍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其知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杜《注》：“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盖其对问之辞，悉征故实，据旧章，所谓举典礼也。《论语·宪问篇》：“东里子产润色之。”《广雅·释诂》：“润，饰也。”

[24]陆德明《周易释文》：“《文言》，梁武帝云：‘是文王所制。’”庞石帚先生曰：“案：此非谓文王作此《文言》也。谓此名为《文言》者，以《易》是文王所制。孔子赞《易》，因名《文言》也。宋以前无疑十翼者，陆氏语简，故此引而释之云尔。”

[25]《周易》孔《疏》：“《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门户耶？其余诸卦及爻，皆从乾坤而出，义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开释之。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申说《易》理，非是文饰华采，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

[26]《论语·八佾篇》：“素以为绚兮。”刘氏《正义》曰：“素以为绚，当是白采用为膏沐之饰，如后世所用素粉矣。绚有众饰，而素则后加，故曰‘素以为绚’。”

[27]此谓文彰义别，而文者大名，彰者小名，举大则可以该小，举小故无以包大也。

[28]《庄子·徐无鬼篇》：“可不谓有大扬摧乎？”《注》：“发挥商量也。”张涤华先生曰：“案推与较同，故推辜或作较辜，扬摧或作扬较。（亦作扬校。）推较皆即约略之意。《文选·蜀都赋》：‘请为左右扬摧而陈之。’善《注》引许慎《淮南子注》云：‘扬摧，粗略也。’又《养生论》：‘较而论之。’王念孙谓犹言约略论之。据此知《庄子·徐无鬼篇》之大扬摧，谓大略也。旧《注》释为发挥商量，殊误。此可参《读书杂志》。”

[29]以上驳段氏说。

[30]《说文》：“订，平议也。”本节正名，以下辨义。

《论衡·超奇》云^[1]：“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2]，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3]，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4]？”又曰：“长生死后^[5]，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6]。文轨不尊^[7]，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8]。”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9]。若夫陆贾、董仲舒^[10]，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11]，然而浅露易见^[12]，观读之者犹曰传记^[13]。阳城子长作《乐经》^[14]，扬子云作《太玄经》^[15]，造于助思^[16]，极窅冥之深^[17]，非庶几之才^[18]，不能成也^[19]。桓君山作《新论》^[20]，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21]。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22]，故有嘉令之文^[23]。”准此，文与笔非异途^[24]。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25]。彼方目以上第^[26]，非若后人摭此于文学外^[27]，沾沾焉惟华辞之守^[28]，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29]。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30]。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31]。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32]。

- [1]《隋书·经籍志》杂家：“《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今存。《超奇》，其篇名也。
- [2]《文心雕龙·书记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
- [3]《汉书·鲍宣传》：“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沛郡则唐林子高，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仕王莽，封侯，贵重，历公卿位，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又《谷永传》：“谷永，字子云，长安人

也。少为长安小吏，后博学经书。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寿闻其有茂材，除补属，举为太常丞，数上疏言得失。”张涤华先生曰：“案唐林《汉书》无传。其事迹仅附见鲍宣、夏侯胜、王莽诸传，而皆未言其善奏记。谷永本传亦无善奏记之文。（唯《游侠·楼护传》有‘谷子云笔札为人信用’之语。）考《论衡·效力篇》云：‘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又《别通篇》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策既中实，文说美善，博览膏腴之所生也。’此则唐、谷善奏记之征也。”

- [4]王引之《经传释词》：“适，犹是也。《吕氏春秋·胥时篇》曰：‘王子光见伍子胥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言是吾所甚恶也。刘歆《与扬雄书》曰：‘今圣朝留心典故，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适子云攘意之秋也。’言是子云攘意之秋也。”
- [5]会稽周长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亦见《超奇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孙诒让《札迻》并云，长生名树，见《北堂书钞》引三国吴谢承《后汉书》。范晔《书》无传。
- [6]《说文》：“征，召也。”《玉篇》：“诣，至也。”举奏无吏，故朝廷屡召至而面诘之。
- [7]《汉书·贾山传》：“轨，事之大者也。”师古曰：“轨谓法度也。”文轨即文之法度矣。
- [8]不足与长生比类也。
- [9]《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即今《史记》。又诸子略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诸书并自群籍采掇而成，非由意出而不假取于外也。
- [10]《汉志》儒家：“《陆贾》二十三篇。”又：“《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家：“《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又儒家：“《新语》二卷，陆贾撰。”